

陕北神木话的话题标记“来”和“去”及其由来^{*}

邢向东

提要 陕北神木话的“来、去”可以充当话题标记。“来”做话题标记来源于表先事时兼申明语气的用法,“去”做话题标记来源于祈使句末表目的的用法。本文联系周边方言的事实,考察话题标记“来、去”的语法化机制。

关键词 晋语 神木话 来 去 话题标记 语法化

陕北神木话的趋向动词“来”、“去”用法非常复杂。就它们表位移的基本用法来看,可以做谓语、补语,带处所宾语,充当连动式前项、后项或同时充当前项、后项等(详见邢向东,2011)。从表位移引申,“来”又可表祈使语气、先事时、话题等,“去”可表目的、话题等。对这几种种引申用法,笔者曾经做过描写(邢向东,2002、2006)。本文讨论“来、去”充当话题标记的来源及其语法化机制。

一 “来”充当话题标记的由来

1.1 神木话的“来”读[le⁴⁴],可以在代词、名词、名词短语以及某些介词短语后充当话题标记。“来”相当于北京话的“嘿、呢”,其后还可跟“了”。例如:

- (1) 我来(了)不怕他。我不怕他。
- (2) 话来(了)倒[tsɔ⁵³]给他捎给了,来不来他个儿看去吧话呢,已经带给他了,来不来他自己看吧。
- (3) 真儿来(了)就这么个事情了今天就这样了,明儿再说吧。
- (4) □[nie²¹³]妈那里来(了)有□[nie²¹³]哥哥照应嘞,不应你操心你妈那里嚯有你哥哥关照,不用你操心。
- (5) 东面来(了)黄河挡住了,逃犯过不去。
- (6) 往北来(了)我也没走过。

也可在动词、动词短语后做话题标记,这时,话题与述题之间大多构成动词拷贝结构(徐烈炯、刘丹青,1998:141-157):

- (7) 说来(了)也跟那个说过了说呢也和他说过了,就看那个他给不给帮忙吧。
- (8) 吃来(了)吃饱了吃呢也吃饱了。
- (9) 刮腻子装修房屋时给墙壁上腻子来(了)我也不会。

^{*} 本文初稿蒙柯理思、刘勋宁先生审阅。第一稿在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主办的“汉语‘趋向词’之历史与方言类型研讨会暨第六届海峡两岸语法史研讨会”上报告,蒙柯理思、吴福祥、董秀芳、萧素英等先生提出意见;第二稿在“丁声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暨第五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报告,蒙刘丹青、赵日新、刘祥柏、吴继章、史秀菊、罗自群等先生提出意见;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山大学中文系交流时,蒙张敏、孙景涛、姚玉敏、施其生、庄初升、林华勇、甘于恩、刘新中等先生提出意见;匿名审稿人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修改中周利芳女士提供了重要思路。对以上各位谨表衷心的感谢。文中存在的错漏,概由作者负责。

(10) 念大学来(了)这辈子是不顶事了念大学嚯这辈子是没戏了。

我们分析,“来”应是先在动词短语后做话题标记,后逐渐扩展到名词短语及介词短语后。

“来”做话题标记是晋语的普遍现象。郭校珍(2008:27-40)描写,山西晋语大多有“来”充当话题标记的用法,在句子中的分布也与神木话略同。据研究生崔娜娜告知,神木话“来了”的上述用法与吕梁片兴县话略同。范慧琴(2007:217-220、235-236)认为,五台片定襄话的“来(来)”除了做句末事态语气词(相当于笔者所说的“先事时助词”)以外,还能做句中语气词,分别用于两项对举时、让步句前一分句末、假设句前一分句末,表示暂顿语气。

1.2 “来”充当话题标记,应当来自表先事时的用法。

神木话的“来”和其他晋语一样,可以表示先事时,兼表申明的语气^①(邢向东,2002、2006)。在这一点上,陕北晋语(及山西的部分五台片、吕梁片晋语)与其他晋语的显著区别是,其他晋语一般用“来”煞尾(邢向东、张永胜,1997),陕北话“来”之后还有一个“了/来/该”。

先事时助词“来”表示过去曾发生过某事或有过某种状态,它们与现在已无联系。这种表时作用,是通过语气上肯定事件的发生、状态的存在来实现的。神木话用“来”的句子,有的可用普通话“过”翻译,有的不行,如例(12),有的可勉强用“过”,但不自然,如例(14):

(11) 我在榆林见□[niε²¹³]哥哥来了我在榆林见过你哥哥。

(12) 夜来我们吃拼三鲜一种榆林名吃来了昨天我们吃的拼三鲜。

(13) 我可也劝来了我可劝过,人家不听么。

(14) 那家家[nəŋ⁴⁻² tɕiε²¹³⁻²⁴ tɕiəŋ⁰]早先可穷来了他们家早先可穷了。

“来”是近代汉语中使用频率很高的时制助词(或称“事态助词”),在北京话中与“着”合并为“来着”一词,表示“近过去时”。单用的“来”在共同语中已基本消失。不过在晋语和西北官话中,其用法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在神木话中,“VP+来了”往往有多种意义,位于句末时是先事时标记兼表语气,位于句首时是话题标记。试举例:

(15) 看来了:①看过:这个电影我看来了。(先事时标记)

②看嚯:看来了我也怕惊懒得看去。(话题标记)

(16) 买来了:①买过:国库券我们也买来了。(先事时标记)

②买嚯:(房子)买来了也买不起。(话题标记)

(17) 耍钱来了:①赌过钱:他夜里耍钱来了他昨天赌钱了。(先事时标记)

②赌钱嚯:耍钱来了咱是不敢耍赌钱嚯我是不敢赌。(话题标记)

(18) 见他来了:①见过他:我在西安见他来了。(先事时标记)

②见他嚯:见他来了我也不想见去。(话题标记)

其他晋语中,表先事时的“来”和话题标记“来”之间也存在严格的平行现象。句末时制助词使用“来了”或“来来”、“来该”的方言,如果话题标记有“来”,也一定可以用这些助词。如兴县话的“来了”,同样是既可在句末表示先事时,又可在话题后充当话题标记,不仅跟神木话用法类似,“来了”连用的情况也相同。再如陕北绥德、榆林、山西定襄等,表先事时和表话题都用“来来”;吴堡话句末表先事时用“来该”,话题标记也用;内蒙古呼和浩特、卓资山、丰镇话表先事和话题标记都用“来”,如邢向东、张永胜(1997:179-180)丰镇话“我在包头见你爹来。孩子们来都考上大学了,不用操心了。”这种平行现象强烈提示,话题标记“来”与先事时助词“来”之间有密切关系。下面讨论其形成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当“V+来(了)”充当话题时,其后的述题部分大都要重复前面的动词,话题—述题之间形成拷贝结构,而且述题部分多为否定结构或表达否定意义。此外,在山西晋语中,“来”做话题标记时构成拷贝式并列复句的频率很高(郭校珍 2008: 33)。以上几点对于探究话题标记“来(了)”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

我们认为,话题标记“来(了)”就来自句末表先事时兼表申明语气的“来(了)”,其间经过了移位、转用的过程,其中句法环境的改变是关键。过渡句式是拷贝式话题结构的对举格式“VP₁ 来(了)+VP₁,VP₂ 来(了)+VP₂”,具体动因则在于说话人对陈述句末“VP+来(了)”的移位转用。要说明这一点,就需要对先事时助词“来”的语法功能有更全面的理解。

范慧琴(2007: 217)将定襄话位于句末的“来”称作表曾然的事态语气词,她指出“来来”的“语法功能有二:一是表示事态曾经发生、出现,我们称之为‘曾然’,二是表示一种申明的语气。”如“我吃来来。他走咗来来”。汉语的时体成分,往往与语气词混而为一,难分彼此。如北京话句末的“了”一般分析为表肯定语气,但也有人分析为“已然体标记”;“呢”则兼有表语气和表进行体的功能。同样,神木话的先事时标记“来(了)”在表达时制意义的同时,也附带表达“申明”的陈述语气,肯定曾经发生过某事^②。正是这种表先事时兼表申明语气的功能,使“来(了)”具备了经过移位而转用为话题标记的可能。

当言语表达需要列举两种以上的行为并加以评论、对比时,若把陈述句后部表达“申明曾经做过某事”的“VP 来(了)”移到句子(小句)前部作为谈论的话题,后面重复该动词并就这一行为发表评论,便会形成并列式的拷贝结构“VP₁ 来(了),VP₁;VP₂ 来(了),VP₂”。据此构成对举格式,或其后再加上总括性小句,就形成“话题—述题,话题—述题”式的并列句^③。这时,“VP 来了”的时制意义由于移位至句首而消减;语气意义也减弱为提顿,略带强调。在并列式拷贝结构中,说话人列举、谈论的话题就是“来(了)”前面的 VP。至于句子的述题部分多为否定结构或否定意义,则是拷贝对举格式带来的附加特点:从表达动机看,说话人要特别提出两件事情来比较、评论,可能就是要强调需要否定的事情。例如:

(19) (东西丢了)寻来了寻不上找呢找不到,买来了买不起,则借得使唤吧就借着用吧。

(20) 复习来复习完了,准备来也没甚准备的,就等的考吧^④。

如前所述,山西晋语中“来”普遍充当话题标记,同时存在拷贝式话题结构,例如:

(21) 长治:写来不会写,念来不会念,不知道做甚呀?写呢,不会写;念呢,不会念,不知道做什么呀?

(22) 太原:打来打来₂,骂来骂来₂,你还要咋勒?打呢,已打了,骂呢,也骂了,你还要怎么样?(郭校珍 2008)

(23) 定襄:听来来听不见,看来来看不真。听呢听不见,看呢看不清^⑤。(范慧琴 2007: 235)

郭校珍对这类带“来”的拷贝式并列句语义特点的分析颇具启发意义:“这类句子常含有时过境迁的意味,强调事件或动作的结果对于某个参照点而言,已经既成事实,并且到目前为止已无法改变……”(郭校珍 2007: 35)“无论被拷贝的谓词是动词还是形容词,整个句子主要强调一种经历或已成事实,说话人的参照点未必是‘现在’,可以是现在,也可以是过去,并且整个句子包含有事已至此的意味……”(同上: 37)郭文已经意识到,这种表意特点,可能跟提顿词“来”的来源有关。我们认为,所谓“时过境迁”、“整个句子强调一种经历或已成事实”,固然跟这类句子常常在句末用“来₂”表示先事时有关,更与其话题标记“来”来自先事时标记直接相关。有意思的是,太原话“打来₁ 打来₂,骂来₁ 骂来₂……”的说法,神木话也可说成“打来₁ 也打来了₂,骂来₁ 也骂来了₂……”。对于没有方言语感的人,这简直就是“VP 来”结构的重复。这种句子形象地展示了“VP 来”由句末移位到话题位置上的过程。

由此看来,拷贝结构构成的并列句可能是“来(了)”充当话题标记所运用的最早句式。在这种句式中,“来(了)”表示过去的意义还没有完全消失,“VP 来(了)”构成的前项还有一定的表过去的意味。在此基础上,删除其中一个分句,就可以用拷贝结构构成单句了:

- (24) 动弹来了动弹不行了干活儿呢也干不了了。
- (25) 怕来了咱也不怕他怕哩咱也不怕他。
- (26) 哄人来了咱也不会哄骗人呢咱也不会骗。

句首使用“VP 来(了)”的表达方式的频率不断增加,稳定地形成“话题—述题”结构,其评论部分也就不再局限于拷贝“来(了)”前的动词,而扩及其他动词(短语),结构也更加灵活复杂。到此,“来(了)”已经完全演化为话题标记,跟原来的时制助词兼语气词脱离了关系。

随着使用频率增加,它的搭配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充当话题的代词、普通名词、时间名词、处所名词、方位短语甚至介词短语之后。“来(了)”作为话题标记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目前所见的晋语语法材料中,“来(了)”作为先事时助词(或称“事态助词、事态语气词”)和话题标记的用法,不但平行存在,而且无不表现出较高的使用频率和较宽的使用范围。

强星娜(2009: 147)说“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汉语中,位移动词发展为话题标记的现象主要可见于一些西北方言以及部分晋语中。”在强文所举的例子中,“来”充当话题标记的方言都是晋语,而这些方言的“来”一律有先事时标记的用法。地域上的相关性证明,各地“来、来了、来来、来该”充当话题标记的用法,均是由先事时标记(兼表申明语气)语法化而来^⑥。

二 话题标记“去”的由来

2.1 神木话“去”也可充当话题标记,这时“去”读[kəʔ⁰]。与“来”不同的是,它做话题标记只能位于动词之后,不能置于名词及其他成分后,而且最常见的是构成假设复句、并列复句,表示条件、结果关系,或两种行为、状态、态度的并列或对比,有时也可构成单句。例如:

- (27) 买质量好的去,嫌贵嘞;买便宜的去,又嫌质量不好嘞。
- (28) 咱这号人,说去不会说,做去不会做,真正儿真的是百无一用。
- (29) 去[k^həʔ⁴⁻²]西安去[kəʔ⁰]我是去恹了去西安我都去怕了。

2.2 “去”做话题标记的用法,当是由它在祈使句末表目的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即表目的义的“VP 去”移位到句首话题的位置上,演化为假设的目的。

赵元任(1979: 221-222、363)、朱德熙(1982: 165-166)讨论了“去”在句末(语气词前)表示目的。神木话的“去”在祈使句末表达目的义时,原来的位移意义可以很虚。如例(30)-(33),句末的“去”都表示目的,但位移意义渐次减弱:

- (30) 赶紧出去耍玩儿去。
- (31) 你说去,我说上人家不听你说吧,我说他不听。(“说”的对象可能就在面前)
- (32) 锅里可多嘞,你情[tɕi⁴⁴]吃去锅里多着呢,你尽管吃。
- (33) 情[tɕ^hi⁴⁴]教那瞎说去,瞎说得哪一天倒霉也尽管让他胡说,胡说的总有一天要倒霉。

由于所在的句子是祈使句,句类的特点决定了事件的未然性,这种时间上的特点作为一种附带的特性,隐性地存在于句义中。

2.3 以表达目的义为起点,“去”进一步语法化为话题标记。其中大致经历了两个步骤。

第一步是移位。为了表达左右为难、犹豫不决的情状,或对两种行为、态度的斟酌、比较,将原本构成祈使句的“VP 去”移用到句首来假设一种未然的情况,后面的部分说明其结果,再用否定形式“不 VP 去”假设相反的情况并说明其结果,就构成“VP 去,……;(不)VP 去,

……”式的“并列—假设”类多重复句。在“VP去”移位到句首的过程中,原有的目的义变成了“假设的目的义”,即“要……的话”的虚拟义,时间上的未然性得到凸显,从而构成假设性条件分句。例如:

(34) 这种不远不近的亲亲亲戚最麻烦了: 请去, 不想请; 不请去, 怕惹下得罪嘞。

(35) 彩霞真儿拿得来一只羊。收去, 没人吃; 不收去, 又怕那个恼嘞彩霞今天拿来一只羊, 收吧, 没人吃, 不收吧, 又怕她生气。

(36) 种金稻黍儿玉米去, 卖不下几个钱儿; 种菜去, 没人没手谁卖去嘞?

上面三例中,“VP去(不)VP”中的前项“VP去”属于分句式话题,话题和述题之间是条件、结果关系(徐烈炯、刘丹青 2007: 237-250)。全句对两种假设的情况及其结果加以对比,表示说话人犹豫不决的态度。“VP去”后可再加“吧”,而神木话中的“吧”正是带有虚拟意味的语气词和话题标记。

第二步有两个演化方向。

方向之一是功能泛化。即“去”的意义在虚拟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泛化,适应范围扩大: 句子由表达犹豫不决的情状、态度,泛化为对两种情况加以对比,这时,“VP去”的虚拟作用减弱,只是提出一种行为作为谈论对象,话题的性质更加突出,“去”的作用变成以提顿为主,句子的后部不再表示结果,而是就“VP去”所提出的行为加以说明。全句用“VP₁去 + 不 VP, VP₂去 + VP”的对举格式构成“话题—述题, 话题—述题”式的并列句。例如:

(37) 这种菜看去不好看, 吃去还不赖不错。

(38) 看去不重重, 称去可重嘞看上去不太重, 称起来重得很。

(39) 做去不行, 吹去可行嘞。

上面三例,“VP₁去 + 不 VP, VP₂去 + VP”的表达作用是谈论客观事实,而不是进行主观推论,因此它们之间不存在条件、结果关系,全句表示不同情况的对比。这时“去”表假设的作用十分微弱,虚拟意义消失。“VP去”不应再分析为分句式话题,而是由动词短语充当的对比性话题或次话题(徐烈炯、刘丹青 2007: 228-237)。语音上,表假设时“去”后的停顿时间可以很长,这时的停顿时间较短。

方向之二是分句的删除。在第一阶段“并列—假设”复句的基础上,删除其中一个分句,构成单句。由于只剩一个分句,原来与犹豫不决的情态相伴随的虚拟义随之减弱。形式上,“VP去”与后面的“VP”之间必须是拷贝结构,谓语部分以否定为常,但也可以是肯定式。同时,为了突出“去”前成分的话题地位,“去”后仍可拖长,或在动词前加上副词“是、也”之类。语义上,“VP去”是“要说……”“至于……”之意,与述题之间不存在条件、结果关系,有的存在让步关系。“去”的虚拟意义明显减弱,提顿作用加强,话题标记的性质更加突出。“去”能用“来”替换,但不如前者自然。例如:

(40) 收去是真不想收。 (41) 吃去是一捻儿一点儿也吃不下。

(42) (对抱养的孩子) 亲去也亲嘞要说亲嚟也挺亲。

在这个方向中,由后一分句隐含所导致的“VP去”从第一阶段的“要……的话”演化为“要说……”,表明“去”作为话题标记的语法化程度进一步加深^⑦。

例(31)及其不同回答可以直观地展示“去”由祈使句末表目的义到充当话题标记的机制和不同阶段:

(43) 甲: 你说去, 我说上人家不听你说吧, 我说他不听。

乙 a: 我也是, 说去, 怕不听嘞; 不说去, 实在看不过眼。(分句式次话题)

乙 b: 你说去不听, 我说去能听嘞? (对比式次话题)

乙 c: 说去倒是能说嘞。就怕不顶事不管用嘞。(单句 拷贝式话题)

总之,“去”是在句末表目的义的基础上通过移位、转用,经过分句式话题标记的阶段,进一步语法化为对比性话题标记和拷贝式话题标记的。与话题标记“来”的形成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所不同。

“去”之所以能够语法化为话题标记,其语义基础有两个方面:第一,它在“去[k^həɿ⁴]去[kəɿ⁰]”、“要去”、“说去”“情吃去”等结构中表目的;第二,句子表示未然的动作行为。这两点同时也构成了对它作为话题标记时使用范围的限制“VP 去”只能表示未然的或惯常的动作行为,语义上多表示两种情况的对比,结构上要么是假设条件句和对比并列句,要么是动词拷贝式的单句。这些都表明,神木话中,话题标记“去”的语法化程度还比较低。

据我们考察(邢向东 2006: 194-195),陕北晋语“去”都可在祈使句末表示目的义,也都可以在条件分句、并列分句以及动词性成分后充当话题标记^⑧。

三 “来”“去”充当话题标记的区别

“来”和“去”都能充当话题标记,不过两者的用法有很大区别。

3.1 上文 1.1 节所举例句中,“来”都不能换用“去”,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对话题词性的限制,“去”只能用于动词性话题之后;二是时间关系。再如:

- (44) 打来打了,骂来骂了,你说咋处理吧? (45) * 打去打了,骂去骂了,你说咋处理吧?

上两例列举两种已经发生的事件,因此不能用“去”。反过来看,上文所举带“去”的句子中,例(34)-(39)完全不能用“来”替换,例(40)-(42)可以,但不如“去”自然。再如:

- (46) 不说你去,你太不像话;说你去,你也是三十来回的人了。
(47) * 不说你来,你太不像话;说你来,你也是三十来回的人了。

上两例表示抉择不定的态度,“(不) VP 去”有很强的虚拟义,“去”充当分句式话题标记,因此不能用“来”替换。再如:

- (48) 而真现在这孩伢儿孩子,打去不能打,骂去不能骂,你说咋管嘞?
(49) ? 而真现在这孩伢儿孩子,打来(了)不能打,骂来(了)不能骂,你说咋管嘞?
(50) 而真现在这孩伢儿孩子,打去来不能打,骂去来不能骂,你说咋管嘞?

上面三句话都是列举两种管教手段并加以否定,“VP 去/来”是次话题。其中例(48)“VP 去”略带虚拟之意,没有强调作用,语气十分自然;例(49)“VP 来(了)”不含虚拟之意,语气不很自然,可接受性值得怀疑。例(50)“去”和“来”连用,把“去”的虚拟作用、“来”的提顿作用叠加起来,形成“虚拟+提顿”的复合功能,语气便很自然。上文例(40)-(42)尽管可以用“来”替换“去”,但更常用的还是在“去”后加“来”构成“VP 去来”式的话题。

以上例句说明,神木话中的“去”更常用于充当次话题,并且或多或少总是含有虚拟意义,“来”则很少充当次话题,没有任何虚拟意义。话题中只要包含一点假设的意味,用“来”就不如用“去”更自然、常用。“来”只有前面叠加“去”时才可以用于次话题或带有虚拟意义的话题。说明“去”的语法化程度低于“来”。

下面是“来、去”共现的句子:

- (51) 那个人来了,说去不会说,做去不会做,就会一门子吃。
(52) 咱这人来了,花言巧语去也不会。(“花言巧语”用为动词)

“来”用于名词短语充当的主话题后,“去”用于动词短语充当的次话题后。两者不能对调。反

映了“来”、“去”作为话题标记时句中分布的常态。

总之,“来”充当话题标记时,不论搭配关系还是适用结构都很自由,前面可以是动词短语、名词短语甚至介词短语。“去”在这两方面都很受限,前面只能是动词短语,而且一般用于假设句、并列句和少数单句。在时间性上,“来”可用于已然句和未然句,“去”只能用于未然句。

从以上对比来看,“去”的语法化程度比较低,还没有语法化为使用范围广泛的话题标记。

“来”和“去”作为话题标记存在很大的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趋向动词“来”和“去”基本意义的对立,支配着它们语法化时选择了不同的方向,具有不同的引申用法。体现了语法化中常见的“语义滞留”的作用。具体原因则在于它们的直接来源有所不同。加之“去”产生话题标记的用法显然较晚,这时,它还要受到“来”、“来”、“动”、“起”等更成熟的话题标记的竞争。

3.2 神木话“来”在先事时助词(兼表申明语气)的基础上语法化为话题标记,“去”则在表目的义的基础上语法化为话题标记。两者基本形成互补关系,发展也不平衡。

句末虚词的话题标记化在汉语语法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北京话“啊、嚯、呢、吧”都是句末语气词,又都可以充当话题标记;上海话的“呢”、“末”既是句末语气词,又是话题标记;晋语的“嘞”既是句末语气词,又大量用作话题标记。对其中的语法化动因和机制进行深入的考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张伯江、方梅,1996:36-51;刘丹青,2004;强星娜,2009)。

附 注

① 关于陕北晋语的时制系统以及“来”的详细用法,参看邢向东(2006:110-154)。作者认为陕北晋语存在发达的时制范畴,其表达系统属“相对时制”,并将其归纳为“先事时(标记词“来”或称“过去时”)、后事时(标记词“也”或称“将来时”)、当时时(标记词:了、嘞)”三类。近代汉语界一般将汉语表达时间关系的助词称为“事态助词”,将“来”表示的事态叫做“曾经事态”,王锦慧(2004)则称之为“句末助词”。明确提出“来”既表曾然、又表申明语气的是范慧琴(2007),她将定襄话的“来”等叫做“事态语气词”,详见下文。

② 事实上,笔者描写过的陕北晋语的先事时助词“来”,后事时助词“也”,当时时助词“了、嘞”,均兼有表时和表语气的功能。

③ 据我们观察,并列式拷贝结构中出现的 topic 标记是“来”充当的 topic 标记中语法化程度最低的,处于该成分“topic 标记化”的初级阶段。下文“去”做 topic 标记也说明这一点。

④ 神木话“来(了)”充当 topic 标记时构成的拷贝式并列复句并不多。从郭校珍、范慧琴对山西晋语的描写来看,似乎神木话的 topic 标记“来(了)”比山西晋语语法化程度更高,用于单句远比用于复句自由。

⑤ 郭校珍此处的用例,重复使用了 topic 标记和句末先事时助词“来₂”,似乎是一种特别的安排。这种安排实际上已经暗示出 topic 标记“来”和句末时制助词“来”之间的渊源关系。但郭著目的不在此,因此未加讨论。此外,范慧琴(2007:235)所举“来”用于“两项对举时的停顿”的5个用例中,有4个是否定结构,说明笔者的观察是正确的。

⑥ 这里要特别感谢刘丹青先生向笔者推荐强星娜的博士论文,感谢强星娜及时惠赐论文。正是论文中关于汉语 topic 标记与四大句类之间关系的论述(强星娜,2011),使笔者警惕地反思自己的观点,发现原来的推断难以成立,进而考察 topic 标记“来”与先事时助词“来”之间的相关性。提醒笔者在思考一个语法成分的语法化问题时,应更加广泛地观察同类方言、同类成分的情况,尤其是平行发展的情况。

⑦ 值得注意的是,普通话存在“看来、说来、看去、听去”等半固定的短语,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1999:346、456)指出它们“表示估计或着眼于某一方面的意思,做插入语”。神木话放在句中的“V 去”也有不须对照的用法,“去”类似后缀,后面不能加“吧”,与普通话“去”的同类用法相同。例如“这个人看去可善嘞。! 这句话听去还像个人话。! 这事情说去也不算个甚要说道也不是什么大事”。这里“V 去”做插入语,不

是话题 后头的部分也不是对它的评论。这种用法与话题标记的用法有一定的共同性,但其来源未必相同。对于其形成问题 还须看汉语语法史学界关于“看来、看去”一类用法的形成过程的考察结果。

⑧ 强星娜(2009:155)反映 陕西关中、甘肃兰州和山丹等方言“去”有做话题标记的用法,如关中话“手机去买去有些贵,不买咧。”吴效智(2005:337)也描写了扶风话“去”表“的时候”、“离……”的用法,如“那个那个老生唱去不鼓劲”、“盖房去还没呢”。因为没有看到对上述方言中“去”的系统描写,所以未与神木话进行比较。

参考文献

- 范慧琴 2007 《定襄方言语法研究》,语文出版社。
- 郭校珍 2008 《山西晋语语法专题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江蓝生 2002 《时间词“时”和“後”的语法化》,《中国语文》第4期。
- 柯理思 1995 《北方官话里表示可能的动词词尾“了”》,《中国语文》第4期。
- 梁银峰 2007 《汉语趋向动词的语法化》,学林出版社。
- 刘 坚 江蓝生 曹广顺 白维国 1992 《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
- 刘 坚 曹广顺 吴福祥 1995 《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中国语文》第3期。
- 刘丹青 2004 《话题标记从何而来?——语法化中的共性与个性》,《乐在其中:王士元教授70华诞庆祝集》,南开大学出版社。
- 刘勋宁 1988 《现代汉语词尾“了”的语法意义》,《中国语文》第5期。
- 吕叔湘主编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 强星娜 2009 《汉语话题标记的类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
- 2011 《话题标记与句类限制》,《语言科学》第2期。
- 太田辰夫 2003 《中国语历史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 唐正大 2008 《关中方言趋向表达的句法语义类型》,《语言科学》第2期。
- 王锦慧 2004 《“往”“来”“去”历时演变综论》,台湾里仁书局。
- 吴福祥 1996 《敦煌变文语法研究》,岳麓书社。
- 吴效智 2005 《扶风方言》,新疆大学出版社。
- 邢向东 1994 《神木话的结构助词“得来/来”》,《中国语文》第3期。
- 2002 《神木方言研究》,中华书局。
- 2006 《陕北晋语语法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
- 2007 《移位和隐含:论晋语句中虚词的语气词化》,《语言暨语言学》第4期。
- 2011 《陕北神木话的趋向动词及其语法化》,《语言暨语言学》第3期。
- 邢向东 张永胜 1997 《内蒙古西部方言语法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徐烈炯 刘丹青 2007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上海教育出版社。
- 张伯江 方 梅 1996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
- 赵元任 1979 《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商务印书馆。
- 志村良治 1995 《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江蓝生、白维国译,中华书局。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Tang, Zhengda and Christian Lamarre 2007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Linguistic encoding of motion events in standard Chinese and in the Guanzhong Dialect of Mandarin(Shaanxi).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中国语言学集刊》) 1: 137-170, 中华书局。

(邢向东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710062)

ZHONGGUO YUWE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November , 2011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SHI Wenlei , The pattern shift of the motion event integration in Chinese: A typological study based on morpho-syntactic featur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typological shift of the motion event integration in Chinese by comparing the morpho-syntactic features of Chinese and Romance languages diachronically and typologicall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Chinese shows more and mo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s (S-language) and less and les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erb-framed languages (V-language) , while Romance languages show an opposite tendency; 2) unlike Spanish , a typical V-language , ancient Chinese uses most single PATH verb constructions; 3) not only the evolutionary directions of Chinese and Romance languages are opposite , the evolutionary mechanisms are also opposite , i. e. grammaticalization and separation of semantic components in Chinese vs. strong lexicalization and incorporation of semantic elements in Romance languages; 4) modern Chinese and Modern Romance both show a diversity of motion event integration types , which are resulted from the preservation of some constructions of ancient languages.

Key words: motion events , typology of event integration , pattern shift , Romance languages , Chinese

YANG Yonglong , From “adjective + numeral + measure word” to “numeral + measure word + adjective”: The diachronic change of the measurement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In pre-Qin and medieval Chinese language , the measurement construction was structured as “adjective (adj) + number (num) + measure word (MW) ” (Structure A) . Another form, “num + MW + adj” (Structure B) , was found in Tang poetry and continued to develop in the subsequent Song , Yuan ,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eanwhile , Structure A gradually disappeared. The typical Structure B is a nominal phrase , which developed from the serial predicate construction in Tang poetry through reanalysi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and increased prevalence of Structure B over Structure A are analogous to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relevant constructions like “num + MW + noun” and its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adjective + number + measure words” , “number + measure words + adjective” , measurement construction , grammaticalization of construction

XING Xiangdong , Topic markers *lai* (来) and *qu* (去) in the Shenmu dialect , Shaanxi province

Lai (come) and *qu* (go) both can be used as topic markers in the Shenmu dialect , but they do not follow a similar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The topic marker *lai* originated from the

past-tense marker , while the topic marker *qu* evolved from the verb *qu* when it occupied the final position of imperative sentences to express purpose. This paper also investigates the surrounding dialects in discussing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lai* and *qu*.

Key words: Jin dialects , Shenmu dialect , *lai* , *qu* , topic marker , grammaticalization

SHI Feng , RAN Qibin , A comment on “Mandarin tone perception: A report on a low level tone”

This paper is a comment on “Mandarin tone perception: A report on a low level tone” (CAO 2010) , which denies that tone 3 in Mandarin Chinese is a low level tone. The authors reaffirm that tone 3 in Mandarin Chinese is essentially a low level tone by reanalyzing the data from the original tests. The skewed features between high level tone and low level tone are discussed in details. It claims that the fraction of “2” in the tone value 214 of tone 3 is an on-glide due to physiological adjustment , and that of 4 is an off-glide of boundary phenomenon , thus the two half tone 3 and full tone 3 both are allophones of tone 3. The paper argues that phonetic experiments should be based on linguistic factors , and that phonetics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linguistics.

Key words: Mandarin Chinese , Tone 3 , low level tone , skewed features , phonetics , linguistics

WU Jiemin , LÜ Shinan , A discussion on the prosod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pressive intonation

The expressive intonation is a phonetic pattern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expressive prosody. In the present experiment , informants are instructed to read the same text with different recitation patterns , and the prosodic features of the expressive intonation are extracted. By comparing these features of the expressive intonation with those of the neutral intonation , this paper finds out differences in one or more items of their pitch , duration , intensity , and pause , etc. Through subjective experience and even imagination , readers are able to acquire the “qiyun” (气韵) which is expressive of connotations full of deep emotions. When reciting or reading aloud the text , the prosodic characteristics of expressive intonation can help listeners or readers receive emotional information physiolog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Since the prosodic characteristics of expressive intonation and its related emotional states can be repeated , it can be deduced that the totalit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equals expressive prosody. The research also shows that , when expressing strong emotions , the emotion-bearing silent pause in the middle or at the end of a sentence will create a special expressive emotion.

Key words: expressive intonation , subjective experience , “qiyun” , prosodic characteristics , emotional information

DAI Ligang , Two types of medium [-y-] in the early Fuding dialect

Although the medium [-y-] exists in most Mindong dialects , it is not found in the Fu’an dialect and the Fuding dialect. Based on this fact , some scholars reconstruct the proto-Min dialect without the medium [-y-]. By comparing the Mindong dialects , this paper clarifies two types of [-y-] in the early Fuding dialect.

Key words: early Fuding dialect , medium [-y-] , strata , reconstruction